

儿童文学
淘乐·酷

班级奇事 1

我当侦探
我帮你

王晓一 著





班级奇事1

我当侦探

我帮你

王晓一 著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班级奇事. 1, 我当侦探我帮你 / 王晓一著. —北京: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8
(《儿童文学》淘乐酷书系)
ISBN 978-7-5148-4099-5

I. ①班… II. ①王…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0729 号

BANJI QI SHI 1 WO DANG ZHENTAN WO BANG NI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著者: 王晓一

责任编辑: 冯臻

责任印务: 刘宏兴

插图: 小小 EE

美术编辑: 刘妍妍

责任校对: 刘成聪

社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

总编室: 010-57526071

发行部: 010-57526568

网 址: www.ccppg.cn

电子邮箱: zbs@ccppg.com.cn

邮政编码: 100022

传 真: 010-57526075

印刷: 中青印刷厂

开本: 880mm×1230mm 1/32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字数: 187 千字

ISBN 978-7-5148-4099-5

印张: 7.25

2017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0 册

定价: 25.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010-57526880)

自序

返老还童

七年级下学期的6月1日，我度过了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班主任允许我们回到小学，去参加异彩纷呈的游艺会。

班主任说，每一届七年级的学生都有这种特权，去向童年告别。

我疯玩儿了一天，玩儿遍了所有的游戏，尽管有的游戏，我其实并不喜欢；我不得不如此，我得将童年中最后的快乐榨干！

傍晚，我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家。刚一进门，妈妈就训斥我，说：“天哪，你都干了些啥？怎么搞得跟泥猴儿一样！”

“妈妈，这是我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了！我小学的班主任对我说，游艺会一结束，我的童年也就结束了；她还说，我长大了……”我忽然感到了莫名的委屈，不禁喉头哽咽，“人，必须要长大吗？童年，非得要结束吗？”

妈妈怔了怔，随即，拍了拍我的头，安慰道：“你们现在叫‘七年级’，我们那时叫‘初一’。我们是在六年级过的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记得当时我们还举行了退队仪式。你们已经延长了一年了。”

“为什么不多延长几年？童年怎么说没就没了……”我恋恋不舍地问。

“无论延长几年，童年总是要结束的，因为，人总得长大。”妈妈无奈地说。

“谁说人长大了，就非得结束童年？”一旁一直在看书的爸爸忽然放下书，悠悠地说。

“返老还童吗？老顽童？那好像不是啥好事。”妈妈晒笑道，“反常即为妖啊！”

“老顽童多可爱呀，怎么会是妖？谁不喜欢老顽童！”我反驳道，“我看爸爸就是老顽童，同学们都说，爸爸挺‘憨萌’的，是个大朋友！”

旋即，我又紧着问爸爸：“你快说说，人长大了，怎样才能不结束童年？”

爸爸微笑着，平静地说：“童年的指向，不仅仅是年龄，更是心态。为什么人人都留恋童年？因为，童年快乐。这是一种纯真的快乐，全部来自于‘童真’——真的哭、真的笑、真的相信童话……由于相信而踏实，因为踏实而快乐！”

“童话是哄小孩儿的，我都上初中了！”我又反驳起了爸爸。

“是啊，你长大了，可这种长大，只能将童年结束掉。”爸爸意味深长地说。

但我听不明白。

“那么哪种‘长大’可以童年永驻？”妈妈逗趣儿似的问。

“等‘真正’地长大了，才能再次相信童话——相信丑小鸭肯定能变

成白天鹅，相信灰姑娘总能穿上水晶鞋，相信大海的女儿一定会为心仪的王子粉身碎骨化为泡沫……”

爸爸说着，眼中蓦然浮起了一层泪光。

“这样，就能返回童年？”我不解地问。

“不是简单地返回，而是新的进入。”爸爸笃定地说。

“新的进入？”妈妈疑惑地问。

“准确地说，是‘心’的进入。”

灿烂的笑容，在爸爸的脸上荡漾着。

楔 子	1
第一章 夜市里的幻觉	14
第二章 人约黄昏后	27
第三章 摇身一变	41
第四章 侦探生涯开始了	53
第五章 妈妈打的强心针	64
第六章 天黑就出发	75
第七章 侦探破案	86
第八章 惊恐的法宝	97
第九章 玩儿个大的——开银行	109
第十章 处心积虑	124
第十一章 儿童银行火爆啦	135
第十二章 审问行领导	151
第十三章 取款通知	165
第十四章 向儿童银行告别	176
第十五章 头版新闻	190
第十六章 我是烧烤女孩儿	203
尾声	216

1

龙兄、凤妹在不经意间，猛然触碰到了班长张珍妮的一个神秘的疑团。这个疑团，关涉到张珍妮妈妈的身份，因而，也就敏感地牵涉到了张珍妮的身世。

龙兄、凤妹是在北郊影帝城旁边的夜市里，发现这个秘密的。当时，张珍妮正坐在一个地摊儿边上，认真地往细签子上穿着肉串儿；她身旁站着她妈妈，握着两大把肉串儿在火炉上翻烤着。

本来，这也没什么。但是，平日里，张珍妮和她妈妈的形象在龙兄、凤妹的眼中，哦不，是在所有同学的眼中，与夜市上的她们的模样，实在是大相径庭！这不能不让龙兄、凤妹感到无比惊愕！

要知道，张珍妮在同学们的心目中，可是一位女神。

她的学习成绩很棒，无论哪一科都很优秀，就连体育都不落下，她的百米速度打破了校运动会的纪录；所以说，她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神。

她一直都是大班长，举手投足间，总是散发着班干部的优越感；很多同学都毫不掩饰地称她为“二老师”。她却自豪地嬉笑着说，不是“二”，是“张”——是弓长张的“张”，不是立早章的“章”。千万别搞错

了，免得瞎叫！

不仅如此，她长得很漂亮。她是中非混血儿，皮肤上闪亮着巧克力般的光泽；她的头发浓密而又卷曲，脑袋上满是调皮的小卷卷；她的面庞更是可爱，浓眉大眼、高鼻梁，欢笑时，露出一口碎玉般的牙齿。

她和班里的另外一位班花——学习委员虞蕉雨——坐同桌；一对儿同桌，一黑一白，呈现出两种不同色泽的美丽，被大家称为“黑白双煞”。

如果说，张珍妮是个小美女，那么她的妈妈张翠花则是个大美女。

同学们都见过张珍妮的妈妈。

她留着一袭黑瀑布似的波浪长发；戴着一副小墨镜，一看就很潮；她时常穿着一件大红色的真丝风衣，脚下蹬着一双白色的高跟皮鞋，将她衬得亭亭玉立，显得风姿风姿卓越。

特别是，她总说着一口不太流利的普通话，就像外国人学说中国话的那种腔调，而且还老爱耸耸肩，并“嗯哼”一下。

她曾跟其他家长讲过，珍妮的爸爸是非洲乌干达人，是总统的桥梁顾问！她和珍妮都是“海归”。珍妮之所以学习好，就是因为她聪明，混血儿嘛。

然而，在夜市上，在万家灯火的照耀下，龙兄、凤妹眼睁睁地看着张珍妮坐在地摊儿边上，靠着一个黑乎乎的小橱柜，在认真而灵活地穿着肉串儿；她妈妈左脸一块黑、右脸一片黄，腰上围着一条油乎乎的大围裙，握着两大把肉串儿在火炉上麻利地翻烤着。

龙兄、凤妹无论如何都不能把眼前看到的张珍妮母女，和她们以往的形象联系在一起，他俩感到万分纠结：一方面，是他俩亲眼所见；另一方面，他俩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是啊，张珍妮是龙兄、凤妹的同班同学，他们在一起朝夕相处，他俩怎么会看错呢？特别是阿龙，他和张珍妮是最要好的朋友，两人堪称是

“闺蜜”，怎么可能看走眼？

阿龙、阿凤是孪生兄妹，还是同桌，不可能一人看错，另一个也会看错？这便使得龙兄、凤妹觉得心里被抓挠得奇痒无比，他俩都惴惴不安起来。

“我们必须捋清楚！要不然，今后的日子简直没法过！”阿凤抬起双手，握住脑袋两侧那冲天小辫儿使劲往下一拉，然后又一松手，两根小辫儿蹦地弹了起来，一边摇摆，一边相互碰撞。阿凤的冲天小辫非常有特色，支棱在脑袋上，就像钟表盘上指向11时的时针、指向5分的分针所形成的模样儿，也像表示胜利的“V”字形手势。

“哇，你怎么知道我是这样想的啦！”阿龙习惯性地支起下嘴唇，吹了吹额前那飘逸的刘海儿，焦躁地说，“下学期就要考初中了，要是弄不清这个秘密，哪里还有心思学习的啦！珍妮也真是的，见了我们躲什么嘛，是在玩藏猫猫，还是怕请客？”

“可是，怎样才能捋清呢？”阿凤没有在意阿龙的抱怨，思忖着自言自语。

她突然眼前一亮，压低嗓门嚷道：“哎，对了！以前开班会的时候，刘老师让我们搞过辩论赛。一些同学当正方，一些同学当反方；刚开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辩到最后，道理就捋清了。刘老师说，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透！要不，我们也开个辩论会，准能捋清！我就不信，龙兄、凤妹这么冰雪聪明，还能被自己的眼睛蒙蔽！”

“太好玩了！你居然能想出这么帅的主意，不愧是我小妹！”阿龙顿时感到心底痒痒了起来，“快分角色吧，谁是正方、谁是反方？”

“你是正方。你就硬说我们看错了，即使眼见也不一定为实！”阿凤兴冲冲地说，“我是反方，我玩儿命地讲我们没有看错，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都是2.0的！”

“可是，明明没有看错，你却硬让我说是看错了，当我是傻小子吗？”

我可是王子啊！”阿龙使劲地吹着刘海儿。

阿龙长得很漂亮，五官精致，面色白皙，而且白中透红，脸上连一个黑点儿都没有，显得洁净粉润，简直可说是面若桃花，活脱脱一个花样少年；他很爱帮助同学，特别是女生；所以，他总认为自己是王子。

他说起话来，有点儿奶声奶气的，有意无意间，还带着些南方味儿，阿凤取笑他，说他的标准话讲得很不普通；同学们都说他有点儿“娘”，是个“娘炮”。

阿龙却不屑一顾地说他们什么都不懂，那不是“娘炮”，而是王子特有的气质——温柔。

“傻小子？”阿凤“扑哧”笑出了声，“哪里是我当你是，是大家都当你是，就连妈妈都当你是。你看，你还傻乎乎地说，‘哇，明明没有看错！’可是，你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吗？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怎么就敢相信！你要是那么自信，还用得着和我一起纠结吗，龙正方？！”

“哎呀呀，你为什么非要让我当正方呢？我很保守吗？”阿龙不服气地反问。

“你和张珍妮是最好的朋友，是‘闺蜜’，所以你要维护朋友！你就硬说，是我们喘气太粗，把自己的眼睛熏着了，这才看错了。明白吗，龙正方？”阿凤循循善诱。

“你是龙正方，我自然就是凤反方了。这也符合我的习惯——我的眼里从来就不揉沙子，目光特锐利，就像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别忘了，我可是咱们班最著名的‘假小子’，就爱跟人对着干，连四大金刚都得让我三分！”阿凤说着，“唰”一下竖起了牛仔服的衣领，同时晃了晃头，两根冲天小辫儿硬撅撅地摇摆了几下。

“那倒是。”阿龙心服口服了，“但是，我们从哪儿说起呢——醋打哪酸、盐打哪咸呢？”

“嗯——我们就从胡溜八扯开始吧。”阿凤思索着说，“思品老师讲

过，很多名人的思想都是从胡溜八扯中产生的！”

“什么‘胡溜八扯’，是‘胡思乱想’；哦不，思品老师说的是‘奇思妙想’！”阿龙大笑了起来，“你真敢胡溜八扯！”

“嘿！‘奇思妙想’在很多人看来，就是‘胡溜八扯’！”阿凤辩解道。

“真是的！明明是亲眼所见，可又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还要分正方、反方地辩论，可不就是胡溜八扯！我怎么突然觉得，像是在玩过家家似的！哎，过家家？好玩，我喜欢！”阿龙忽觉眼前一亮，顿感心花怒放。

“那就让我们赶紧从胡溜八扯开始吧！”阿凤迫不及待了。

“哎，等等！”阿凤陡然一怔，“我怎么忽然感到，你说得对，应该是‘奇思妙想’——也许，我们就要开始扮演侦探了！”

“哇，侦探！”阿龙猛然觉得一阵目眩，激动得满脸绯红。

2

龙兄、凤妹亢奋不已，恨不能立刻便乔装改扮，摇身一变，成为绝代双骄似的侦探去侦破谜团。

这使得总是在平淡的生活中寻找新奇的孪生兄妹，骤然感受到了一种游戏的快感；特别是，这种快感很真实、很强烈，决不是因为百无聊赖而臆想出的、硬着头皮去戏耍，去寻开心，而是完全来自于一股不可替代的激情、无可抑制的冲动。

“能够做一次侦探，真是不虚度童年！都已经六年级了，眼看着童年就要逝去啦！我们一定要在童年的尾声中，吹响嘹亮的号角！”阿龙搜肠刮肚，划拉着华丽的词汇，字斟句酌地说，以便充分显现出去做这件事情的必要性和庄严性。

说话间，阿龙真切地感到了生活中充满了悬念，这令他觉得紧张；这种紧张实际上是一种兴奋，并由此迸发出了汹涌澎湃的快乐，就像电流所击打起的水柱而形成的喷泉。

“别老紧着抒情，我们得仔细地回忆、好好地捋捋！”阿凤激动得两眼放光，“到底是我们看错了，还是张珍妮在故意躲藏，想麻痹咱俩？一定得侦查个水落石出！”

“要是珍妮想隐藏真相，但却被我们搞得真相大白，那可就太刺激了！可那要只是我们自己的幻觉，就太平淡、太无趣了！”阿龙忽然担忧了起来，怕悬念的质量会被减弱。

“别老珍妮珍妮的，要叫张珍妮！她现在不是女神，而是我们侦查的对象！我们得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性！”阿凤连用三个感叹句着意提醒着阿龙；她担心阿龙会因为他和张珍妮的“闺蜜”之情而产生松懈，从而疏忽掉一些蛛丝马迹。

“你别总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让别人听见，还以为你是家长呢！”阿龙很不满意阿凤对自己的态度，用力吹了吹刘海儿，刘海儿飘忽得有些生气，“我可是哥哥，长兄如父啦！你应该对我毕恭毕敬！”

“咱俩是双胞胎，你只比我大几分钟，还‘如父’，是‘乳腐’吧！哦，说反了，是‘腐乳’，‘豆腐乳’——白里透着红，还软兮兮的！哈哈……”阿凤大笑了起来，“你除了长得漂亮，是个帅哥外，还有哪一点儿配做我的哥哥？而且还得我罩着你哄着你。”

“什么帅哥，太低档了，是王子啦！”阿龙被戳到了软处，连忙抬手，掠了掠乌黑的长发，故作风度。

“老这样封自己，不怕自己疯了吗？”阿凤撇嘴揶揄道，“还封张珍妮是‘公主’，封得她自己都相信了，愣说自己是非洲的巧克力公主，到伟大中国的小学留学来了；就连她妈妈说话都拿腔拿调的，就像外国人说中国话一样，动不动还耸耸肩，‘嗯哼’一下。嘁！”

“人家张珍妮的爸爸是非洲乌干达人，曾经来我国留学，后来成为了一名著名的桥梁工程师；现在，他在自己的祖国给总统做桥梁顾问呢。张珍妮的妈妈在乌干达生活了好多年，过着贵夫人一般的豪华生活，冷不丁回来，说话会不太习惯的。就好像——现在，让你回到老家，立刻叫你说老家话，你说得好吗？”

尽管阿龙在说话间，显得很体谅张珍妮的妈妈，但还是带上了姓氏，不叫珍妮了。看来，再怎么扮演“正方”，自己心里还是有数的。

“冷不丁回来？”阿凤掰起指头，算起了时间。

“我们是在二年级暑假时，跟着爸爸妈妈搬到这座城市来的；三年级一开学，咱俩转进了长虹小学，插到了这个班。那时，张珍妮就在班里，而且已经当了两年的班长，并且开始第三次连任；现在，都六年级了，她和她妈妈少说也在这座城市待了快六年了。怎么能说‘冷不丁’呢？哦，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阿龙不解地问，“我们还没有开始侦查呢。”

“我总算明白了，为什么你从南方老家搬到这儿已经三年了，可说话还老带着一股南方味儿！”阿凤深深地点着头，做出了一副恍然大悟的神情，“显得你的标准话很不普通呀！”

“‘必背古诗词’验收刚结束不久，你自己不也背过‘乡音无改鬓毛衰’吗？”阿龙引经据典啦！

“那张珍妮的妈妈为什么能改乡音呢？”阿凤嬉笑道，“难道，从海外归来，说话也变了腔调了吗？”

“噢，就是哇！”阿龙故意反思了起来，“我都乡音难改，她为什么好改呢？而且还改不回来？”

“我看，你俩其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呀！”阿凤抑扬顿挫地说。

“我是改不了，她是改不来，怎么是一样的呢？”阿龙不明就里。

“你俩都说自己长着翅膀！”阿凤伸展开了双臂。

“噢——你是说，我们在装天使吗？”阿龙眼珠儿一转，揣测着阿凤的语义。

“是在装鸟人。”阿凤喷笑着说，“真的，不是我吹牛！”

“怎么是装呢？难道，我不是出生在南方吗？我不是在南方长大的吗？我不会说南方话吗？”阿龙气呼呼地反诘。

突然，他看见阿凤直朝他使眼色，便立刻恢复了角色意识，随即话锋一转，返回到了主题上。“人家张珍妮的妈妈，你又不是没见过——穿着大红色的真丝风衣，满头波浪卷，戴着那么精致的小墨镜，风采卓然啦，完全一副贵夫人的派头！”

“你就算了，我也不多说啥了，毕竟是跟着我混的娘家哥哥；可现在还要说张珍妮的妈妈是贵夫人……”阿凤怀疑地摇了摇头说，“你亲眼见过她在乌干达的生活吗？”

“你亲眼见过爸爸妈妈的婚礼吗？可他们确实是亲两口子啦！”阿龙暗自鼓劲，保持着正方应有的愤愤不平的情绪，“所以说，没有亲眼见过的事情多了，但都是假的吗？张珍妮的爸爸是乌干达总统的桥梁顾问，总统顾问的妻子当然是贵夫人啦！”

“可我们谁也没有见过张珍妮的爸爸，总是她的妈妈来回接送她。你不觉得奇怪吗？”阿凤思量着说。

“还有，我突然想到，班里有哪个同学去过张珍妮的家？你俩还是‘闺蜜’级的好朋友，她邀请你去过她家吗？而咱俩老是巴望着同学们到家里头来，烦得好多同学都不敢跟我们一起放学走了。同样的是六（5）班的同学，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阿凤比量着说。

“嗯——”阿龙使劲地思索着正方的理由，“哎，对了，人家张珍妮可不是普通的同学，而是大班长，怎么能和我们一样随便呢？你想想，有哪个同学去过苏校长家，苏校长会邀请哪个同学到她家去？领导嘛，都是孤傲的啦！”

“再说总统顾问的事——”阿龙陡然为自己的辩才感到骄傲，继续侃侃地说，“总统顾问可不是大队辅导员，肯定是很忙的啦，怎么能说回来就回来呢？你以为总统顾问是校门口的保安，总溜号吗？”

“就算张珍妮的爸爸忙得顾不上回来看望，但张珍妮和她的妈妈去过乌干达探亲吗？”阿凤寻思着说，“你和张珍妮，一个是白马王子，一个是巧克力公主，王子你听公主给你说起过吗？”

阿龙品味着阿凤的话语，觉得很有道理，便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情不自禁地倒向了反方：“她要是出过国的话，以她的性格，早嚷嚷得全校都知道了；别说我这个好朋友，估计连保安都知道了！哎，我们怎么早不这样琢磨呢？”

“要不是在夜市上看见她和她妈妈在卖烧烤，谁会往这儿琢磨！”阿凤幽幽地说，“也许，张珍妮所说的自己的那些事，都是在讲故事！”

“自然老师说，新大陆往往是在无意中被发现的，太对了！我们要不去吃夜市，怎么能发现这么大的秘密！”阿龙感叹道。

“张珍妮的妈妈，哪还有一点贵夫人的模样——”阿龙回忆着，一时间，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角色，“头发油乎乎的；脸上左一块黑，右一片黄；围着一条大围裙，上面满是油渍；特别是，她用一口非常纯正的本地话在吆喝！哎，阿凤，你快学学，我学不来。”

“孜然烤肉嘞——羊羔肉嘞——嫩而不渣、香而不腻，脆弱的人千万别来吃哦，会被香哭的！”尽管阿凤模仿得很努力，但还是有些蹩脚。

阿龙爆笑了起来。其实，真正让阿龙感到有趣的，并不是阿凤吆喝的内容，而是她在模仿时，那半生不熟的本地口音。

“她怎么会是我们所见过的张珍妮的妈妈？或者说，我们所见过的张珍妮的妈妈，怎么会是这样呢！”阿凤也笑了起来，“太不可思议了！”

“哎，阿龙，注意啦——你是正方，别老顺着我说！”阿凤倏然察觉到了阿龙在不由自主地归顺她，便赶忙推了他一把。

阿龙蓦然一惊，脸上的笑容瞬间消散了，顿时又摆出了正方的神态，正色道：“会不会真的是我们搞错了——那个烧烤女孩，只不过和张珍妮长得有些像而已；毕竟，在眨眼间，她突然不见了，我们可能没看清楚。而且那个烧烤大妈根本就不认识我们，还凶巴巴地拿‘烤羊眼’‘烤羊头’震慑我们！我们见过张珍妮的妈妈，她是和蔼可亲的，根本就不是那副模样！并且她还那么喜欢我，怎么会突然就不认识我了呢？”

阿龙说得没错。一次，在上学的途中，龙兄、凤妹遇见了张珍妮和她的妈妈。阿龙主动上前打招呼，一口一个“阿姨”。

当时，张珍妮的妈妈笑咪咪的，拍着阿龙的头说：“这个小女孩儿真乖。”

阿龙的脸“腾”地红了，连忙解释道：“我是男孩，真的；我妹妹阿凤才是女孩。”

阿凤和张珍妮同时哈哈大笑了起来。

张珍妮的妈妈拉起阿龙的手，喜爱地说：“哦，那你就是阿龙喽；听珍妮说过，你是个小王子。”

往事历历在目，令正方的心中很是纠结。“到底是她假装不认识我们，还是我们认错了人？我们应该要想得多一些、复杂一些、玄虚一些……”

“算了，阿龙，不用再辩论下去了，正方输定了！向反方投降吧！”阿凤终于做出了结论。

“你凭什么就确定了？”阿龙坚守着正方的职责，“说说看，能让正方心服口服吗？”

“还是刘老师说得对——话不说不明、理不辩不透！我总算想明白了！”阿凤笃定地说，“你忘了，烧烤大妈无意间拿出了语文书在扇炉火，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我们正在学的课本！”

“也许是碰巧了，她女儿也正在上六年级。”阿龙虚弱地分辨道。